

嘉業堂
叢書

春秋正義殘本

第三冊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春秋正義卷五

桓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正義曰魯世家桓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仲子所
生以桓王九年卽位莊王三年薨世本桓公名軌世族
譜亦爲軌謚法辟土服遠曰桓謚法非一略舉一耳亦
不知本以何行而爲此謚他皆效此是歲歲在玄枵
元年注嗣子至備矣 正義曰顧命曰乙丑成王崩使
齊侯呂伋以二千戈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
宅宗孔安國云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天
子初崩嗣子定位則諸侯亦當然也釋例曰尙書顧命

天子在殯之遺制也推此亦足以準諸侯之禮矣。是知嗣子位定於初喪孝子緣生以事死歲之首日必朝事宗廟因卽改元釋例曰襄二十九年經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然則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今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亦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因書卽位於策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禮也桓之於隱本無君臣之義計隱公之死桓公卽合改元不假踰年方行卽位猶如晉厲被弑悼公卽位改元今桓雖實篡立歸罪爲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亦旣實卽其位國史依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反明公實篡立而自同於常亦足見桓之篡也

注公以至所隱。正義曰成會禮於垂既易許田然後盟以結之故先會次假田然後書盟也言迎之成禮於垂者垂是衛地沈以爲公迎鄭伯於垂知時史之所隱諱者傳不言書曰知非仲尼新意也

傳注魯不至易也。正義曰祊薄於許加之以璧易取許田非假借之也今經乃以璧假爲文故傳言爲周公祊故解經璧假之言也注又解傳之意周公非鄭之祖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天子賜魯以許田義當傳之後世不宜易取祊田於此一事犯二不宜以動故史官諱其實不言以祊易許乃稱以璧假田言若進璧於魯以權借許田非久易然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

壁假者此壁實入於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祊則不可言也何則祊許俱地以地借地易理已章非復得爲隱諱故也

注愉變也 正義曰釋言文也傳載其盟辭者以易田惡事而誓不變改見其終无悔心所以深惡魯也此時許田已入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齊人取謹及闡及其歸也經復書之自此以後不書鄭人來皈許田者此經書假言若暫以借鄭地仍魯物不得書鄭人皈之

凡平原至大水 正義曰洪範云水曰潤下言雨自上

而下浸潤於土陂鄣下地可使水潦停焉平原高地則不宜有也凡平原出水則爲大水平原出水言水不入於土而出於地上非湧泉出也

注廣平同原 正義曰釋地文也李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名之曰原

注鄭伯至繆誤 正義曰六年傳云魯爲其班後鄭注云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戍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然則經所不書自有闕文之類注旣疑此事不云闕文而繆誤者師出征伐貴賤皆書經所不書必是文闕若其事重使人雖賤亦書鄭人來渝平齊人販謹及闐是也今以拜盟事輕若其賤使則例不合書故杜云若遣

使來傳當云鄭人疑傳繆誤知非實是鄭伯爲不見公
不書者以魯鄭相親易田結好鄭伯既拜盟而來魯君
无容不見故知非實是鄭伯止是鄭人而已

注華父至世祖 正義曰案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
孫好父說之子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
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
尼是孔父嘉爲孔子六世祖

目逆至而豔 正義曰未至則目逆既過則目送俱是
目也故以目冠之美者言其形貌美豔者言其顏色好
故曰美而豔爲二事之辭色美曰豔詩毛傳文也

二年宋督至孔父 正義曰凡言其者是其身之所有

君是臣之君故臣弑君則云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君殺臣則云殺其大夫子亦君之子故云殺其世子稱國稱人以殺亦言其者人與國並舉一國之辭君與大夫皆是國人所有故亦言其也若兩臣相殺死者非殺者所有則兩書名氏不得言其則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與夷是督之君言弑其君則可孔父非督之大夫而言及其大夫者與君俱死據君爲文言宋督弑其君據督爲文而上弑其君也言及其大夫孔父據君爲文而下及其大夫言及與夷之大夫非督之大夫也仇牧荀息其意亦同

注稱督至其君 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弑君稱君君

无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故知稱督以弑罪在督也諸言父者雖或是字而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孔父爲名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名者非其罪則知稱名者皆有罪矣杜旣以孔父爲名因論爲罪之狀內不能治其閨門使妻行於路令華督見之外取怨於民使君數攻戰而國人恨之身死而禍及其君故書名以罪孔父也釋例曰經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丘明唯以先後見義无善孔父之文孔父爲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閨闈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君旣无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

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无大節先儒皆隨加善
例又爲不安經書臣蒙君弑者有三直是弑死相及卽
實爲文仲尼以督爲有无君之心改書一事而已无他
例也是以孔父行无可善書名罪之也案公羊穀梁及
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案宋人殺其大夫
司馬傳稱握節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傳以
爲无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无善事故杜氏之意以
父爲名言若齊侯祿父宋公茲父之等父旣是名孔則
爲氏猶仇牧荀息被殺皆書名氏蓋孔父先世以孔爲
氏故傳云督攻孔氏也婦人之出禮必鄣蔽其面孔父
妻行令人見其色美是不能治其閨門又殤公之好攻

戰孔父須伏死而爭乃從君之非是取怨於百姓事由孔父遂禍及其君似公子比劫立加弑君之罪杜君積累其惡故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爲規過非也
注隱十至所黜 正義曰杞行夷禮傳每發之此不發傳非爲夷禮自是以下滕常稱子故疑爲時王所黜於時周桓王也東周雖則微弱猶爲天下宗主尙得命邾爲諸侯明能黜滕爲子爵

注成平至宋地 正義曰成平釋詁文也宣十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治兵欲以禦秦明其不出晉竟故以稷爲河東之稷山此欲平宋故以稷爲宋地

注宋以至十日 正義曰禮記明堂位稱魯君季夏六

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大廟故知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亂故會于稷終會宋罪而受其賂故得失備書之始書成宋亂終書取郕鼎是其備書之也鄭眾服虔皆以成宋亂爲成就宋亂故以此言正之長歷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无戊申五月巳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无月也

注潁川至鄧城 正義曰賈服以鄧爲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爲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爲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

注傳例至策勳 正義曰釋例曰凡盟有一百五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八十二其不書至者九十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是言不告不書之意也知隱不書至爲謙者以隱是讓位賢君必不慢於宗廟假使情慢宗廟止可時或失禮不應終隱之身竟不書至知其以謙之故勞非所憚勳无可紀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故不告至也

傳君子至其君 正義曰諸傳言君子者或當時賢者或指斥仲尼或語出丘明之意而託諸賢者期於明理而已不復曲爲義例唯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冶之罪危疑之理須取聖證故時稱仲尼以明之其餘皆託諸

君子君子者言其可以居上位子下民有德之美稱也
此言先書弑君則是仲尼新意不言仲尼而言君子者
欲見君子之人意皆然非獨仲尼也督有弑君之心而
先書弑君者君人執柄臣人畏威每事稟命而行不敢
妄相殺害督乃專殺孔父而取其妻非有忌君之心全
無敬上之意不臣之迹在心已久非爲公怒始興毒害
若先書孔父後書弑君便似旣殺孔父始府惡心令先
書弑君後書孔父見其先有輕君之心以著不義之極
故也

注經稱至妄也 正義曰傳言爲賂故立華氏解經以
成宋亂之言也成宋亂者欲殺賊臣定宋國今乃受貨

賂立華氏非是平辭之狀而傳以解經故注申通其義以成宋亂者是四國爲會之本謀及其既會違背前謀非徒不討宋督乃更爲立華氏宋亂實不平而經書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貨縱賊爲惡之甚時史惡其指斥不可言四國爲會縱賊取財故遠言爲會之本意言會于稷欲以平宋亂也傳以經文不實解其諱之所由所諱者諱其受賂立華氏故也爲周公祊故文與此同故以類相明然案爲周公祊故故字在下而向上結之此亦應云爲賂立華氏故也何以此文故字乃在立華氏之上爲賂之下者以周公祊故其文約少得以故字在下總而結之此則文句長緩不可總而結